

紅玫瑰

期七二第——九十第 卷六第

店 書 海 上
社 印 刻 籍 古 陵 廣 蘇 江

2429.6

24

論說文自修讀本

陸龍翔編 本書分五卷：卷首爲論說文淺說：詳述論說文構造法，以便學習，所選之文，不下數百篇，皆歷代各大家之作品，凡論人，論事，論學，論理等等，莫不備具，而且每篇難字疑句，又悉加以註釋，務使讀者有無師自通之樂，得事半功倍之效。在目下文學書中，關於自修讀本，尙屬少見，今本書整理完美，似乎可謂一個小小的貢獻吧。

二冊 定價六角

駢體文自修讀本

張廷華編 本書爲初學駢文自行研究之用。內容分五大章：卷首載駢文淺說，指示駢文作法，極稱得體。選文目次：一、六朝文。二、唐文。三、宋元明文。四、清文。每篇均一代精品，遇難解之句，可概加註釋，并分列評語段落，俾學者易於領會；讀此一篇，不解句，可得行文之妙，并從中可識駢文之源流所在。凡有志研習美文者，亟宜手此一編。

二冊 定價五角

第六卷

紅玫瑰

第十九期

栗子攤頭生意盛 路人圍繞密層層

風竹田



一時唱罷留聲片 門前依舊冷清清

卓果題 鈺根書

秋風起之後栗子攤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紅玫瑰第六卷第十九期目次

秋風氣候的栗子攤(三色版封面)

鳳竹繪

卓杲題
鈍根書

人像	佇立	亭亭	惜花	明眸
同上	岑衡庭	周輝城	吳中行	林澤民
古木寒泉	拾殘	河邊散牧	賽馬	陳仁濤
劇世京	章鏡秋	趙澄		

環境……

真的有天才者嗎……

徐行

蕭憐萍



桃色的觀禮券.....張畫舫

噓叭全全下.....姚民哀

我友的慘死.....羽 盒

逃難.....陳鶴麓

徵文披露四.....(癸)(子)(丑)

讀絕島求生記下.....殷紫震

箬帽山王(第二十回).....姚民哀





花前小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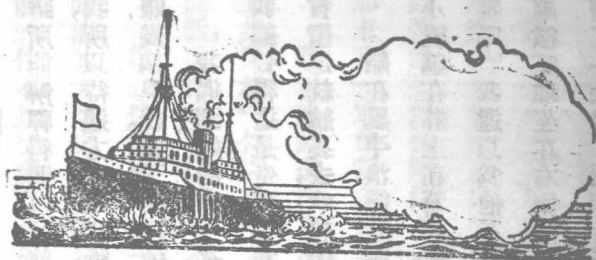
茗·狂·

憐萍之飄流記第二篇——環境，在本期中刊出來了。諸君讀了以後，一定一致地大表同情而特表同情關於以下的續稿，當由我向他去力催；這也是編輯人應負的一種責任啊！

S. S. 范大然，是最近美國文壇中一位最負盛名的偵探小說家。據一般人的輿論，他的作品，似乎比之英國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還要生動一些。他曾宣言：做完了六部謀殺案就擱筆；現在，已做到了第五部了。他曾著有偵探小說作家應知道的二十條一文，頗傳誦於一時。刻已由瀨君譯了出來，不日即可發表。

第一次的徵文，共選得十二篇，已於本期刊竣。如今，想發起一個散文競賽，即所徵求的文字，僅限於散文一項。題目可由作者自定；字數以一千字為限。俟刊出二十篇後，舉行一次互選；互選的方法，與第一次同。即日起徵收稿件。

本期以環境和箬帽山王篇幅皆絕長；江湖怪俠祇好暫停一期。



環 境

二之記流飄

萍。

憐。

環境改變了她活潑的天性。

環環改變了她聰慧的資質。

一別近十年的她，却會在C船上遇着；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更出乎她意料之外。我給了她一些小小的恩惠，而她却還給我一個重大的刺激；這刺激呀！使我對於社會，更增加了一分確切的認識！

C船是我離了R船之後所謀到的一個寄生之處；工作當然和在R船時一樣；不過，C船是一艘中國船，除日本船主小松之外，都是中國人，所以船雖較R船小了一半，而我的生活，却比在R船時適意了許多。

牠雖說是一艘貨船，但也有房艙，官艙，也有大菜間；每從上海開往營口牛莊去的時候

候，總能載到百人以上的客；這筆相當的收入，常能填補裝貨不足的缺陷而有餘的。

我在C船上，是含有一些特殊情形的，這特殊情形，是關於無線電界的，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解釋得明白的；簡單的說一句，他們是在利用我得到一紙證書而已。惟其在利用我，所以待遇方面，可以說隆重而優厚；其實，我那時也無非在利用他們的利用我，而想多賺幾個臭錢。爲了相互的利用，所以我對於他們的優厚的待遇，不無覺得愧赧。

我遇到她的這一次，船正從上海開赴牛莊；那時，我住在大菜間裏，她呢？住在統艙裏。我總覺得這是奇事：像我這樣的人，會住在大菜間裏，而像她這樣布爾喬亞的小姐，却也會攢進統艙裏去；我想像到這裏，我一時竟會意識到我們窮人已經到了出頭的日子了。

船在風平浪靜的海面上行着，舒適得使人如入仙境。晚上九點多鐘，我正拿着一本小說躺在牀上看，剝啄一聲，大副進來了，他笑着拉我起來說：『我們來上一個三堂會審吧。』我還以爲他在叫我唱玉堂春呢；誰知步出房門，就見大菜間裏已坐着好多人，二副微笑地坐在右側沙發上，招手叫我過去；我和大副剛一並排坐下去，西崽阿六，就已經帶了一個男子，兩個女子進來了。

男子不到四十歲，下頰瘦削得不堪，顴骨因了下頰的瘦削，愈覺得高聳可怕，面色枯黃得一望而知是芙蓉城主的門人，長長的身材，穿一件愛國布的夾袍子，已經腌臢不堪；當他首先跨進大菜間室門的時候，首先看見的是一頭半年沒剃的長髮，接着一雙枯瘦如柴的手，然後，剛瞧見他那籠罩着死灰色的枯黃的臉；我要是當他睡着的時候看見他，那末我一定會當這是死了的人。

繼着他跨進門來的，是一個二十一二歲的女子；臉兒也瘦小得很，更尤其是她的身材；上身穿着一件方格子（？）布的夾襖，下身一條黑華絲葛的夾褲；進來的時候，頭俯得很低，低得連下顎都看不見，但看見一頭望後梳的頭髮。

第三個進來的女子，和第二個進來時的樣子完全相反：她昂着頭，很快的衝到我們面前的大菜桌旁邊站着，憔悴的面色上，隱隱地浮着一層薄怒，兩道目光，出神地看着桌前一件不知什麼東西；眉兒緊皺着，使一雙很風韻的眼睛，起了稜形，心中的愁恨，憂鬱，

像都從那緊繃的眉峯上遞傳了出來。她年紀有二十五歲了；她就是被環境改變了她活潑的天性的她！她就是被環境改變了她聰慧的資質的她！她的面容身段，一入我的眼

簾，我就意識到這人我是在什麼地方遇見過的，並且不止遇見過一回或兩回；但始終想不起來。

「你叫什麼名字？」這時大副已經開始在問那個男子了。

「我叫陳得義。」

「哼！你怕叫『陳無義』吧？你今年幾歲？」坐在那面的老管三管，都笑了起來，但一霎時就停止了。

「我今年三十六歲。」

「那裏？」

「浙江富陽人。」

「那兩個女子是從那裏騙來的？預備怎樣？」

「……………」

「預備怎樣？快些從實說吧！」

「……………」

「是不是從上海什麼絲廠裏騙來，預備帶到哈爾濱去賣的？是不是你這老槍！」
副插嘴說。

「是的。」隔了幾秒鐘，這老槍纔吶吶地應了一聲。

「這樣巧？」大副大聲地擊了一下桌子，這使她和她，都嚇了一跳，更其是這老槍。

「是真的，先生，我現在還敢說誑嗎？」

「那末快些從實說來，否則，像你這種壞蛋，我們把你拋到海中去，看有誰肯爲你出頭。」

「先生，我也不知道得詳細呀；這兩個姑娘，並不是直接由我騙來的，我不過領她們從上海到牛莊，假使能够平安地到那邊，那末我可以得到每人二十塊錢。」

「哦！你原來是販人的捐客！這到真是一個新鮮的玩意兒，我活了三十年，可從沒有聽見過呢！那末，你預備送她們到牛莊那裏快說？」

「唔……」

「阿六！搜他的袋。」但搜查的結果，除了五個大烟泡之外，沒有什麼別的。

「阿六，去拿他的行李來。」大副再命令。

「保全你自己的性命吧！」我插了一句嘴。

「先生，我不敢說呀，我並不是不肯說；我說了船到牛莊就會被人打死。我更回不得上海。」

阿六拿了她的包裹來了，但仍舊沒有找到什麼，只一件舊棉襖和一身短衫褲。

「去叫寶生帶兩個水手並拿條藤繩來。」震怒了的二副，只把兩道熱辣辣的目光，直射着那老槍；使老槍週身感到戰慄，終於流下了兩條急淚。

「你姓什麼？」大副移轉他的目光到那年紀輕一些的女子這樣問。

「我姓毛。」

「你姓毛，不姓「狗」，哼，你今年幾歲？」於是衆人又都在這緊張的空氣中勉強

地笑了一笑。

「二十一歲。」

「你老老實實說吧，說明白了，我們自當設法送你們回上海去。」

於是她拿出一方小手帕來掩着臉，嚶嚶地哭泣了一回，纔輕得像蚊子叫般將她的遭遇簡略地說了出來。她說，她是寧波人，家裏只有老母弱弟，父親是早年就沒有的，但有一個哥哥，在一家布廠裏做工，每月也能賺二三十塊錢回來，維持家用；去年夏天，她哥哥急痧死了，接着嫂嫂就跟人逃了，這纔使勉強支撐着生存的家庭，淪入了悲哀之域。去年冬天，纔由隔壁王媽，因看她們可憐，把她薦進X廠去。

今年夏天，她纔遇見了那個拆白黨；起初，隨他怎樣天天在廠門口或家裏的弄堂口候着她，和她一起走，或問長問短，她總是給他一個不理不睬；那知有一天散工出來的時候，天正下着大雨，黃包車都被別人叫了去，不得已冒着雨跑着，一不留神，重重的跌了一交，把膝蓋都跌破了，誰曉得那拆白黨大雨天也會跟着她，見她跌了，於是就把她扶了起來，走了幾十步，叫到了一輛車兒，抱着她直送到她家裏；由此，他們相識了。

他對她說，他是豐利洋行當大寫的，每月有一二百塊錢進益，他還沒有娶妻。他常常買些糖菓給她和她母弟，有時還三元五元的資助她們，於是，意志薄弱的女子，就很容易地將身心的整個委給了她的誘惑者。她並且說明她哥哥在時替她配定的那夫家，自她

哥哥死後三月，就把庚帖擲還了；男家有男人出面，而她家祇賸了三個風吹欲倒的孤弱者，在這種人吃人的世界，除了讓他們將庚帖退回之外，還求什麼公理？還要想怎樣反對呢！所以當然有一個能賺兩百塊錢一個月的少年青眼於她，沒有經驗不懂世故的她，還會不獻身給他嗎？

直到上一個星期，他對她說，外國人要派他去青島考察，要她一同去；但她怕她母親罵，不敢去；後來，他給了她母親二十塊錢，於是，利令智昏的母親，反而慫恿着她女兒上道了。他還叮嚀她，叫她認他爲哥哥，並且認這老槍爲娘舅；他說，海關裏要來搜查的，假使一起幾個人，都是自己人，那就可避免許多嫌疑。後來在船將開的時候，忽地氣急膨脹的跑來一個人，說是洋行裏大班還有要事和他商酌，叫他立刻回去，於是他便匆匆忙忙走了，直到船開了，他始終不來；於是她就着急着問老槍，老槍只說他一定會乘火車去的，也許會比我們先到呢。其實，她那時還以爲老槍和「她」——環境改變了她活潑的天性的她——都是她的奴僕，她還有些自大呢！

她把事實的經過，哽咽而輕微地說完了之後，她就放聲痛哭起來；她漸漸地把一雙

哭得紅腫的眼睛怒視了這麻木地站在一旁的老槍一下，再回頭看了她一下，她哭訴道：「先生，可憐了我吧，你們救救我，等於救了我娘兒們三人，我受到了這次的刺激，我從此將回頭好好地做人，此恩此德，我將銜環結草報之……」

於是，大副再回頭問到她：「你呢？叫什麼名字？」

「我嗎？你問他作甚？」

「哼！我問你是爲好意呀……！」

「哼！世界上還有懷着好意的人嗎？怕不見得吧！」

「你這女人，怎麼這樣生辣的？我們是想拯救你的呀！你可知道你現在是在上哈爾濱去的黃泉路？而不是去青島享樂去嗎？」二副憤懣地說。

「我那裏會不知道？」仍舊是淡淡的回答。

「那末你情願上哈爾濱去嗎？」二副再問。

「是呀。」更淡。

「你可知道上哈爾濱去是去受生人所不堪的刑罰去嗎？」大副熱情地問。

「不錯，我知道，不過，我以為拿一身去供給五個或六個俄羅斯人輪流的肉的享樂，在你們也許以為這是生人所不堪的刑罰，而在我未必，我已經嘗遍了生人所不堪的刑罰了！」

這幾句沉着而切齒的話，把全室的人都怔住了；而我呢？渺茫的迴憶裏，却得到了一絲的線索，經了幾方面的證實，終於在我喉管裏勉力拼出了這一句來：「你是馨姊嗎？」她這纔把她呆視着的眼睛，重重地向我逼來。「你是誰？」經過了十數秒鐘的沉寂，她似乎想不出我是誰而這樣問。

「我嗎？」這時全室的目光，都射着我，但我繼續着說：「我是你從前在尊德里時的弟弟呀。」

「哦！」久久，她纔歎了一聲，漸漸地把首俯下去；始終浮着薄怒的臉色，到這時纔完全隱了下去，兩顆極大的淚珠，隨即湧上眼皮。「弟弟，你好呀！別多年，想不到我會流落如此！」

大副和二副都站了起來；他們問我「是不是親戚嗎？」我點了點頭。「你讓她們坐